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  
第十九回 鮑舅出招尋宅相 張寅避雨遇嬌娘

詞曰：霸王烏江血未乾，長林豐草朔風寒。千年杰士埋金谷，幾輩狂夫老玉關。玄鳥高飛雲漠漠，野花無意水潺潺。韶光一去無蹤跡，留得虛名紙上看。

按下閒詞。

言歸正傳。話講張寅命人取文房四寶，又吩咐拿了十數張工草紙，擺在跟前，磨得墨濃，添得筆飽。張相公向鮑舅老爺道：「請教伯父，這招帖如何寫法？還是用那個名字？請教酌量。」鮑舅老爺道：「賢姪大才，何用老夫指教？聽憑高才就是。」張寅提起筆，沉吟暗想：我與呂昆不過年誼相好，鮑伯伯乃他嫡親母舅，必竟他出名。想定主意，下筆一揮而就，一連寫了十數張。鮑舅老爺取過一看，上寫著：

出訪人鮑龍光，今有外甥呂昆，世稱風月才子，於本月十三日前出去，至今不知去向。細查臨出門之時，頭戴片玉方巾，身穿玉色綾直擺，腳下朱履綾襪。身胖、面白、無須。倘有四方收留者，送銀二百兩；報信者，謝銀五十兩，揭帖至五花街呂府領謝，決不食言。立此招帖為據。

鮑舅老爺看畢，連連贊道：「果然寫得妥當！」命人將些招帖用麵糊糊在竹竿上面，吩咐他們道：「你等將招帖取去，用小鑊一面，六門三關分路找尋。倘若將相公尋得回來，重重有賞。」眾人道：「小的們蒙老爺恩典，無以答報。常言道：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朝。小的們當得前去〔找〕尋。」言畢，眾〔人〕轉身就走。張相公連連命他們回來，眾人道：「張相公有何吩咐？」張寅道：「朝廷不差餓兵。況且蘇州城廣闊，此去那裡不用錢吃茶吃水？」隨向呂夫人取出幾串大錢，每人一串，帶在身邊。張相公道：「你們用心找尋，不可懈怠。」眾人將錢取在手中，拿了招帖小鑊，出了府門。也有往閩門去的，也有往齊門去的，也有往胥門去的，也有往盤門去的；城裡城外，分路而去。再言張相公與鮑舅老爺告別了呂夫人，各自回家。

單言張相公來到家中，又命自己家人幫著他們打探。連連找了數日，並無消息。張寅在家心下愁思道：「呂昆乃蘇郡名才。也不想他乾出這等事來。書云：『父母在，不遠遊。遊必有方。』既是你有公幹出去，理該留個信兒，焉有一去不回之理？想你令尊靜書老伯只有你一人，尚且未曾婚娶，並無後嗣；可憐你令堂伯母年近桑榆，一似草上之霜，風中之燭，目下懨懨臥榻，病入膏肓，將來有些差遲，披麻執杖，所靠何人？豈非衣冠禽獸，名教罪人！且我外日苦口良言，教你斷絕侯館往來。我目下得罪了黃、李二人，亦皆因你與他們纏繞。殊不知你乃狼心狗肺，口是心非，空費了我張寅滿腔熱血，一片婆心。」這才是：

交友莫交無義輩，識人要識有心人。

張寅仔細思想道：「雖然有人四路找尋，到底他們不能進人家內室去。此事必要我親自一走，未免僥倖遇見，亦未可知。」想定主意，欲要前去，不料一病纏身，擔閣了兩月。

此時正值初夏天氣，看看病已全愈，並不帶一書童，一人離了家下。心內暗想：「昔日我與呂昆二人在富門前錢小山兒處盤桓幾天。那人朋情甚厚，想必呂兄被他留住，亦未可知。」一路上正從富門而來，到得錢小山門首，只見一個老人家坐在門凳上打盹，張相公近前道：「老管家，你相公可在府上？」那人被他喚醒，愁眉擦眼，站起身來，道：「原來是張相公！敝上人在家下。」張寅道：「相煩通報，只說我張寅要見。」那人到裡面稟知，錢小山迎接出來：「張大兄，許久不見。今日到此，有失遠迎。」張寅道：「特來有話動問。」二人攜手相攜，到書房見禮，分賓坐下，吩咐巡茶。

小山道：「兄來有何見諭？望乞吩咐。」張寅道：「弟非為別事。只因外日同來的呂昆兄，不知何故而出，已經找尋多日，並無下落。弟奉他令堂見委，故爾特至兄處動問一聲，不知可曾遇著否？」錢小山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弟與呂兄還是上回一別，至今尚未會面。看呂兄為人，卻也不該如此。無故而出，實有蹊蹺。且不知他家令堂目下如何（此）光景？」張寅道：「再休題起！近來他的令堂思兒，甚是病重。我故代他到處尋訪。既是兄處不在，弟當告別。」言畢就走。小山挽住張寅手，道：「兄何棄弟如此？一向未得會面，今日何不在弟舍下小酌一杯，以敘闊懷？」命擺酒在花圃內。

原來錢小山也是個舊家子弟，書房間壁有座花圃，平生最愛的荷花，故爾取名「荷圃」。有人開了花圃，二人進去。張寅一看，只見荷圃內清香撲鼻，正是：

滿池荷葉青錢點，花開十丈藕如船。

錢小山邀請張寅入坐，吩咐取酒，一連吃了幾杯。道：「因忝交好，小弟並未敢作套。」此時正在初暑，天氣炎熱，張寅酒後恐怕誤事，望著錢小山道：「小弟本來量淺，再者還要往別處走走。惟恐多飲不便。」錢小山道：「如此，弟不敢深勸。改日還要屈駕過我。」言畢，張寅告別而去。連又問了幾家，並無影像。此刻微微<下原衍「酒」字>腳下有些不穩。忽見狂風陡起，掣電轟雷，霎時間傾盆大雨。本來夏天多雨水（勢），一刻工夫，雲散雨收，滿街都是水。張寅只得奔南廡大街而走，意欲趕回家下。不想街上皆水，難以前進，見前面一條巷內有個人家，大門開在此間，張寅只得走將進來，暫且歇腳。

只見裡面屏門關著，張寅在門縫裡一看，見天井裡面擺著許多花盆，又有滿天井架花，裡面收拾得乾乾淨淨，栽花種竹。不知這人家姓甚名誰？張寅在外邊觀看，忽聽裡面嬌聲細語叫道：「小桃，快將花剪取來與我。」言未了，只見裡面有個丫環從堂屋走到天井前來。小桃原是這婦人的使女，取了花剪，迎著這婦人。張寅在外面，看得這婦人明白，只見：

素服舊衫籠雪體，淡黃羅襪襯弓鞋。雲發輕挑，秋波滴瀝。淡掃蛾眉，如一輪新月；金蓮嫩小，似出水紅菱。